

馬列主義理論叢書

左派幼稚病

列寧 著
嚴安仁 譯

馬列主義理論叢書

列寧著
嚴安仁譯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幼稚病

一個用通俗語言來說明
的嘗試

大路出版社印行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著者 列 寧

譯者 嚴 安 仁

出版者

大路出版社

干諾道中七三四號四樓

經售者 各 大 書 店

定價：港 幣二元五角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

譯者的話

列寧著的這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於一九三六年新出版的俄文單行本譯成中文的。書中除作者的原註外，凡標明「編輯部註」的註解，都是該學院編輯部所下的註解。至於譯者爲便利讀者起見所加上的註解，都標明「譯者註」三字。書後的附註，是由上述學院所編的俄文附註譯成中文的。俄文本附註附人名錄，並未列入中文本。

譯者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目 錄

譯者的話

- 一 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俄國革命有國際意義呢？…… 一
- 二 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五
- 三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九
- 四 布爾塞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而鞏固和鍛鍊出來的？…… 五
- 五 德國共產黨底「左派」領袖、政黨、階級，…… 五
-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五
-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七
-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六一

九 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七五

十 結論……………九一

增 補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一一一

二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一一五

三 意大利的徒拉祿及其同道……………一一九

四 由正確的前提做出錯誤的結論……………一二一

瓦英庫普底信……………一二九

附 註……………一三一

——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俄國革命有國際意義呢？

就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俄舊歷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歷十一月七日）後的最初幾個月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很豐富的國際經驗，可以十分切實地證明，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並非只有一個國家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意義，而是有國際的意義。我這裡所講的國際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如果就俄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起來，那末，俄國革命，非只有些基本點具有國際意義，而是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是的，我是就最狹義而言，即是說，我們要用下面一種見解去了解國際意義：就是俄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方面也有重大的意義，換言之。在國際範圍內，這種現象必然要在歷史過程中重演出來，因此不得不承認，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是有這一種國際意義的。

如果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俄國革命基本點中之有些基本點，那自然是極大的錯誤。同時，將來無產階級革命，即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

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不成爲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就「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講起來）國家——假若愈早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是在目前的歷史階級上，情形却正是如下：俄國的模範，使各國看見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要發生的事件當中的某些事件，而且是很切要的事件。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這一點——而且與其說懂得這一點，不如說由於他們革命階級的本能而覺察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理論和變異原理便具有國際「意義」（狹義的說）。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德列爾之流，却完全不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也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叛賣行爲的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全世界革命」※，這本無名氏的小冊子（註一），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底整個思想過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一點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之不徹底、拘泥小節、卑劣離異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理想的招牌來粉飾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以後有機會再來詳細討論。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先看到了將來可以有下述一種局面，就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爲西歐的模範。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葬報」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斯拉夫夫人與革命」。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是：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不僅可以認為斯拉夫人已經加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可以認為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已逐漸移到了斯拉夫人那邊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向東方。十九世紀之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就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移向俄國……。俄國會由西方吸取了這樣多的革命創作力，它現在或許自己變成爲西方革命精力底根源。如火如荼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品，將一切已開始滋養於我們中間的腐敗的市俗習氣底近視的政客行爲，一掃而清之，使鬥爭底熱忱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所表現的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與專制勢力底簡單支柱了。現在情形也許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與專制勢力底支柱了。如果俄國革命家不須同時與俄國底同盟者——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俄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一次能夠把兩個敵人都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老祖宗更崩潰得快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烈士們（可惜在鬥爭中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痛苦和鮮血，總不會落空的。他們的痛苦和鮮血在整個文明世界裡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嫩芽，使之發育得更迅速、更茂盛。在一八四

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融着一樣，推燒了人民存裏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春風。溶解反動底冰雪，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見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第十八期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的報紙——「火星報」）

十八年前的考茨基還得多麼好啊！

一 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的鐵的紀律，如果它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群眾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它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底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它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系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勢力與小生產底勢力。因為小生產留存在世的，可惜證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的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在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會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這個問題人們時常講到。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致歡迎辭外，難道不應當時常去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夠變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塞維主義之成為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塞維主義整個存在時期底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塞維主義何以能够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靠什麼東西來檢驗的。是靠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它的堅忍性、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靠它善於同廣大勞動群眾——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群眾，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聯系，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它的政治的策劃與戰略底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群眾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這種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真正能夠充當先鋒階級（以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為己任的先鋒階級）政黨的革命黨內部之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整個

紀律底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艱苦經驗，才能造成；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種條件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本身也不是這樣，這種理論只有與真正群眾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布爾喬維主義之所以能夠養成最嚴格的，集中的與鐵的紀律，並且能夠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是在於俄國歷史上的許多特徵。

一方面，布爾喬維主義於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但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的迷惑、遊移、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大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會處在空前野蠻與反動的俄皇專制壓迫之下，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如渴思飲，它用了驚人的奮勉精神與機密態度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世紀裡，受到了空前的痛苦與犧牲，表現了空前的革命勇氣，它表現難以設想的努力，它專心致志從事探究，它在半世紀裡經過訓練、實驗、失望、審查、參照歐洲經驗等等折磨，它真正受盡了千辛萬苦之後，才獲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其國際聯絡之艱難，及其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之熟悉，爲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固的理論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底豐富，世界上沒有倫比。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革命經驗，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群眾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交替，都沒有這樣迅速和複雜。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積聚這樣多的現社會一切階級鬥爭底形式、方法以及鬥爭所帶的色彩；而且因為俄國底落後與俄皇政府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特別快地成熟起來了，特別迫切和順利地領會和採用了相當的歐美政治經驗底「新發明」。

三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底準備時期（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到處感覺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和準備。國外僑民的報紙，把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在理論上提出。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與「社會革命」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以綱領觀點上與策畧觀點上的激烈鬥爭預示和準備將來公開的階級鬥爭。凡群眾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報紙上找到它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中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居中的、過渡的、騎牆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各種真正階級的政思想派別；各階級各自鍛鍊它們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準備來自廝殺。

革命時期（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臺。一切綱領上與策畧上的見解，都經受羣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的無產階級被領導的遊移不定的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過實際上的

檢驗。在鬥爭的自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的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畧與參加國會的策畧，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與聯系——凡此種種，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如就群眾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應每一個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時期底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不是可能的。

反動時期（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俄皇帝制得勝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喪氣、分裂、渙散、叛變、無恥等等行為代替了政治活動。日益趨向唯心論的哲學；神秘主義成為掩飾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利的教訓，給它們以歷史辯証法底教訓，給它們以了解進行政治鬥爭、能夠而且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愚難之中豈朋友。戰敗之軍善學習。

俄皇帝制勝利之後，不得不趕快破壞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底殘餘。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快地前進。超階級的和非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也從此烟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越發顯著。

革命的政黨需要學習到底。它們學習了怎樣進攻。現在須要懂得，除了學習進攻的科學之外，還

須補習善於退守的科學。它們須要懂得——而革命的階級在自身痛苦的經驗中學習懂得，——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就不能得到勝利。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退却得最有秩序，它的「軍隊」損失最小，它的幹部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是否可以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最輕，它最有能力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了並驅逐了講大話的革命家，這些講大話的革命家不願了解，必須退守，必須善於退守；他們不願了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處等等組織中公開進行工作。

革命高漲時期（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漲最初發展得非常之慢，到了一九一二年連那河事變以後，便稍微快些了。孟塞維克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戰勝了莫大的困難，打退了孟塞維克。可是，如果布爾塞維克不運用正確的策畧，把秘密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公開可能」配合起來，那末他們就永遠不能打退孟塞維克。在最反動的國會內，布爾塞維克擊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在這個時期內「國會」反動到了極點，在這種條件下，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公開參加國會而得到極大的益處。布爾塞